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毛公案 第二回 潑劉氏辱罵婆母 惡姚庚暗賣弟婦

姚庚萬惡太無端，劉氏狠毒更不賢。善惡二字分輕重，莫將報應作徒然。

話表梁法眼望眾人，口呼：「列位，你們瞧此人頭破血出而亡，是一出門在外的孤行客，在途遇見歹人圖財害命，必然家中撇下父母妻子。非是我歎惜，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。」大眾正然議論，忽見屍身蜷腿伸腰，竟甦醒過來。梁法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還過魂來了！」遂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若是順便，我們送你回家，豈不是好？」姚義此時已甦醒過來，將二目睜開，見眾客商圍繞，暗想：「我被兄長殺死，想必我此時是在陰曹地府了。」正然沉吟，忽聞那客人問：「你這人如何頭上帶傷，昏迷不醒？莫非遇強盜劫奪，身遭不幸？」姚義見問，暗想：「若說實話，他人聞之不雅，不如隨口答應。」口呼：「列位，我家住河南開封府祥符縣，我名姚義，在外貿易。不幸在此處遇強盜把我一刀砍倒，昏了過去，搶去褥套行李、三百銀，只落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」言罷，不由痛哭不止。

梁法聞言，不由心中慘切，發出惻隱之心。歎曰：「古語云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我救一人，如救他闔家之人一般。」梁法想罷，眼望姚義說：「我看你被劫，其情可傷，我贈你三百銀，權為資本，再去貿易，在路行程，須要小心。」遂令從人拿出三百銀遞過去。姚義雙手接來，感恩不盡，跪倒叩頭，口尊：「恩公，萍水相逢，多蒙厚賜，乞將姓氏、家鄉言明，日後小子好報大恩。」梁法說：「豈不聞『君子施恩不望報』嗎？既問我籍，我祖居山西太原縣，我名梁法。」言罷，帶領眾人徜徉而去。

姚義見眾人已去，不由贊美：「世上竟有這樣好人！日後必當重報。」復又想道：「我拿此銀若歸家，兄長見了我，必然慚愧，反覺無趣。不如我且去經營，過了一年半載，事已擱陳，再見面就無話說了。」主意已定，竟往杭州貿易去了。

且言姚庚自知把姚義殺死，洋洋得意，任意在外胡為，醉後回家，聽了妻子的挑唆，時常與母親、小嬸吵鬧。老安人並兒媳楊氏皆懼怕姚庚，只得低頭忍耐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至臘月，將近年終，老安人與楊氏素嫵眼巴巴終日盼姚義還家。一日，老安人盼子未歸，痛恨姚庚，不覺一陣傷心，止不住眼中落淚。楊氏素嫵見此光景，口尊：「母親，休要愁煩悲傷，眼看年終，不久他必然回家。母親且請將心寬放。」

婆媳正然講話，只見劉氏從外進來，眼望楊素嫵，開言講話說：「嬸嬸，我方才在外邊令算命先生王鐵嘴一一算一不二，算的太靈無比一一與他二叔算了一命。我問他何日回家？」楊氏聞言，信以為實，歡喜說：「多謝嫂嫂惦念，不知那算命先生講說什麼？」劉氏見問，故意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王鐵嘴先生算他二叔今年白虎當頭，太歲壓命，當主有性命之憂，必死在荒郊，屍骸暴露。咳！這可怎了？」

楊素嫵聞言，立刻面目更色，氣堵咽喉，栽倒在地。老安人一見，忙近前將楊氏扶起，盤腿坐在地上。呼喚良久，只見楊素嫵一口濁痰吐出，甦醒過來，眼含淚淚，啼哭不止。高氏安人說：「我兒，你太心實了！想那算命先生的言詞，皆是無憑可考。你丈夫在外身亡，又無人傳書報信，如何輕信這無稽之語？你這作大嫂的太也莽撞，俗語雲『報喜不報憂』，才是正理。」劉氏聞言不悅，說：「我是好意，為他二叔算命。王鐵嘴說：『休指望母子、夫妻見面，若見面，除非在三更夢中。』」

高氏安人聞言，怒罵道：「好潑狗賤，滿口胡言！你小叔與你有何仇恨，竟當我咒罵他？」劉氏聞言大怒，用手一指說：「你這不懂理的老狗！我和你雖是婆媳，如今各衣另飯，並無所轄。你如何膽大欺心，開言罵我！我今給你一個厲害，非打你一頓不可！」近前欲動手。楊素嫵見劉氏欲行兇，膽敢要打婆母，連忙近前扯住潑婦說：「打不得！嫂嫂息怒。母親年邁，縱有不是，還望擔待一二，何鬚生這樣大氣？望祈息怒。請回歇息去罷。」劉氏說：「既是軟言央我，就算完結。以後再若如此，我一定結果老狗命！」言罷，氣忿忿的走出房去。楊素嫵見婆母氣倒在地，連忙近前扶起老安人，喚夠多時，見婆母吐了一口濁痰，醒轉回來。

不言婆媳相對而哭，且表劉氏回房，氣恨恨的暗想：「我若不把老高氏並楊氏害死，怎消我心頭之恨？」至晚，見姚庚回家，將與安人吵鬧從頭至尾告訴一遍。姚庚說：「母親真敢如此放肆，心中糊塗，不稱為娘。賢妻，今晚我提刀把母親並楊氏連金鐘一齊殺死，何愁他那家業不歸我！」劉氏擺手說：「不可。你若持刀行兇，殺死三條人命，非同小可，倘若鄰舍知曉報官，你我之罪大如海淵。古語雲，『有智使智，無智使力。』依我的主意，你明日煩人寫一封假書信，只說兄弟姚義在半途身染重病，令楊氏前去接他回家。楊氏必信以為真，將她哄出離家，暗將她賣在煙花柳巷為娼。她正年輕俊俏，必值二三百銀。慢慢的想主意，再將老乞婆並金鐘結果了性命，方可保平安無事。一來家產也得到手，二來剪草除根，永不發芽。

你看如何？」姚庚大悅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姚庚在外煩人寫了一封假書，轉回家走進後宅，含笑口呼：「母親，我的兄弟來了一封書信，母親請看。」高氏安人說：「你念與為娘的聽罷。」姚庚遂拆封念道：孩兒姚義頓首百拜母親膝下：不孝男時運不至，病在衛輝府汲縣北關內永合店中。一病半載有餘，醫藥罔效，現時病已沉重。今央人捎去家信，令兒妻同胞兄弟速來接我回家，母子方可見一面。

安人並楊氏一聞信中言語，大驚失色，悲啼不止。姚庚暗喜，果中其計。故意歎氣咳聲，復勸道：「母親、弟婦不必傷感，須要商議正事。我想兄弟病在旅店，盼望親人，書信上寫著令我同弟婦前去接他回家，少不了走這一趟。」高安人聞言，止淚說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事不宜遲，明日你同楊氏前去接姚義回家養病。他必感兄之情。」姚庚說：「母親言之差矣。自古說：『打虎還得親兄弟，上陣必須父子兵。』我與他是一母同胞，豈有旁觀之理？我去接他，理之當然，怎言感情二字？今晚令弟婦打點行李盤費，明晨好一同起行。」言罷，出了後院離家，逕至王媒婆家。

王媒婆含笑相迎，口呼：「姚大爺，你無事不履賤地，不知有何見諭，請道其詳。」姚庚口呼：「王媽媽，實不瞞你，令弟姚義出外經營，不幸病故。弟婦楊氏萬惡滔天，每日在家內吵鬧不休，鬧得宅捨不安，人人可恨。我一狠二毒，把她私賣離家，省了終日遭殃。你若為主賣成，我必重謝，決不食言！」

王媒婆聞言，笑說：「大爺來得湊巧，現有南京樂戶劉清，要買一年輕的婦女為娼。你家二娘子我曾見過，生得美貌無雙，風流絕世。若肯將她賣在水內，包管身價銀可賣三百兩。老身可要加一佃錢。」姚庚說：「王媽媽既有這個主。若賣三百錢，我謝你三十兩，我只拿二百七十兩。我明日把楊氏誑出家來，先到你家，令劉清相看相看，令他先兌清銀子。你將楊氏送在半路，交與劉清，方保無事。」王媒婆聞言，點頭應允。姚庚告辭回家，將此事向劉氏說知。劉氏聞言，喜之不盡。

次日早晨，姚庚到後院催促楊氏趕早起身。楊素嫵早已將行囊打好，老安人在一旁叮嚀囑咐：「將你丈夫速速接回，在外不可延遲。」楊素嫵口呼：「婆母休要懸念，大約不過一個月就回家來。」婆媳正然講話，見金鐘從外面慌慌張張走進房來，一伸手拉住楊氏衣襟，口呼：「母親，兒聞娘同伯父前去接我父去，兒也要去。」楊素嫵聞兒也要去，不由心中一慘，落下淚來，說：「我的兒，此去接你父回家，一則路途遙遠，二則家中無人。留你在家與奶奶作伴。你可用心讀書。娘此去不過半月工夫就回家。」金鐘聞言，不敢違扭，無奈何說：「既是祖母無人奉侍，兒遵命在家陪伴祖母。只要母親早去早回，以免祖孫盼望。」言罷，垂手一旁侍立。

楊氏拜辭了安人，又至前院辭別嫂嫂。劉氏假意含笑說：「他二嬸，昨日我說算命的所言，今日要應其言。他二叔病在外方，幸有人捎書來。他死在他鄉，咱連個信也不知。」楊氏聞言，口中不語，心中暗惱劉氏竟說破話：「我還未曾出門，她先說不吉之言，實在可厭！」辭了嫂嫂，向外所走。只見安人同金鐘一齊相送。楊素嫵難分難離，不由含淚，硬著心腸上車。

姚庚吩咐車夫搖鞭，車行如飛而去。姚庚口呼：「弟妹，我與你雖係至親，一男一女，在路行程，別人觀之不雅。我欲煩王媽

媽同你作伴前去，可否？」楊素嬋聞言歡喜，口呼：「大伯所言有理，王媽媽素日我也相熟。」說話之間，已至王婆門首。姚庚擊戶，王婆開門，一見楊氏，口呼：「二娘子往哪裡去，請到舍下坐坐。」遂將楊素嬋攙扶下車，讓進房內。這樂戶劉清在暗中看得明白，見楊氏生得猶如天仙，心中暗喜。王婆走出房來，劉清暗向王婆說：「論理這婦人不值三百銀，既是媽媽作成，我也不識身價。快令他主子將賣身的文書寫來，我就兌銀。」王婆遂令姚庚寫了契，王婆作保。劉清兌清了銀錠，在城外三岔路口等候領人。事已完畢，姚庚與王婆一同進房。姚庚口呼：「弟妹，我將王媽媽煩妥，同你上車先行。我去買些吃食，隨後就到。」言罷而去。

王婆同楊氏素嬋上了車，一直出了城。不多時，來到三岔路口。樂戶劉清迎將上來，口呼：「王媽媽請回去罷，我們就此回南京了。」楊素嬋遂問：「王媽媽是同誰上南京？」王婆見問，微微冷笑說：「二娘子，我若不說，你不知曉。你大伯姚庚寫假書信，言你夫主病在外鄉，說你諸日吵鬧潑刁，將你賺出家門，賣了三百兩銀。這不是將你賣與他？他是南京樂戶劉清。你隨他去罷。你若不顧理同他去，他的心可狠，必鞭打你，你也得去。」楊素嬋一聞此言，「咳啣」一聲，痰堵咽喉，昏倒車上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